

尚志學會叢書

柏拉圖對談集六種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Plato 著
張師竹初譯
張東蓀改譯

尚志學
會叢書

柏拉圖對話集六種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柏拉圖之書在泰西爲經典，正猶吾國之有十三經也。相傳有三十六種，然此外尙有七種。所最可慶幸者卽此四十餘種之書居然全數流傳於世，未嘗有遺失也。相傳三十六種爲真，此外皆僞。然近人考訂始知卽在三十六種之內亦多僞書。余曾發心有以盡譯之。先擇其中真而且要者凡二十六種，顏曰正編。以爲從事之第一階。友人張師竹願爲初稿。此民國十五年事也。張君譯成者計得八種。余復任校閱。顧人事牽率，由余校正者僅有此六種而已。此余對於張君不勝愧怍者也。張君所譯全依喬維特之英譯本；余校時則兼參各種譯本，尤以根據新出洛伯叢書本者爲多。每遇不明之點輒加以箋註。余於是知譯事之難矣。蓋譯書必先有三事爲所必具。一曰文字之知識，此屬於工具者。二曰學理之知識，此關於所譯之書之內容者。三曰須能循守著者之思路。換言之，卽須能了解著者運思時之邏輯進程是也。往往工具具矣，學理諳矣，而不明其所以如此置辭之故，以致所譯者似是

而實非。故於譯書近人往往注意於揭發較大之錯誤。殊不知較大之錯誤本爲顯見，自易摘出。其爲害也固足以顛倒原意，然亦復易於發見。須知尙有較小之錯誤，卽似是而非一類也。膚視之，不覺其非，細按之終不能合乎符節。此病爲譯家所常犯。余之校正大抵注重於此。往往一字之易有經三四改而後定者。雖不敢謂已無疵可尋。然願鄭重向讀者聲明：此六種經余改竄者有爲十分之八九，有爲十分之六七，張君原譯所留者不及二三而已；故尙有誤譯，余承其咎，設有一長，願歸張君。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張東蓀序於北平西郊。

目錄

序	一
歐雪佛洛	一
辯訴	三五
克利托	七七
菲獨	九九
普洛他過拉	一一三
曼諾	三〇五

歐雪佛洛 (Euthyphro)

人物 蘇格拉地 歐雪佛洛 (註一)

景地 公庭之廊下

歐 蘇格拉地君！異哉！君何以不在園場（註二）而來此公庭之廊下（註三）？度君必非有所控訴如我所爲者也。

蘇 歐雪佛洛君，吾事依雅典人之通稱，誠非控訴，乃被告耳。

歐 嗟乎！吾固揣想必係他人控告君，因吾不信君乃肯控告任何人也。

蘇 當然，非吾控告他人。

歐 然則必有人控君？

蘇 然。

歐 其人爲誰？

蘇 歐雪佛洛君，其人吾初不甚悉，第知其爲一不甚知名之青年。聞其名爲梅賴陀 (Meletus) 屬

於壁獨 (Pithoo) 區；君知有壁獨區之梅賴陀者，或猶能憶其貌。渠有長髮，有微鬚，有如鉤之鼻。

歐 否，吾殊不能復記憶矣，惟渠所控君者究爲何事？

蘇 何事耶？其事頗不爲輕，此人雖年幼而居然能注重此事，似其人固未可輕視也。渠言渠知一般青年之如何被人引入邪途，且知此引壞青年者爲何如人。吾意渠必爲智者能識破吾之愚，謂我引壞青年，於是控我於國家，正猶稚子之奔告於其母也。吾意於政治上惟此人可謂得正道者，蓋爲治之道，莫急於維護青年，使得盡量從善，亦猶農夫必先保護苗芽，次乃及於樹木；然後始移其注意於年老之人，倘能循序而進，吾知其將爲公衆造福必不淺也。

歐 但望其能如此，正恐事實適得其反，吾意渠之攻擊君，卽欲從根基上顛覆國家耳。今請見告，渠之控君引壞青年究如何措詞。

蘇 其措詞驟聞之殊足怪異，渠稱吾爲神之創造者，蓋指吾別創新神而不信舊神。其所控者卽根

據於此。

歐 蘇格拉地君，吾知之矣。此殆因君嘗對人言時，覺有靈兆，常示警於君。（註四）故渠控君以爲君將改革宗教。渠以此毀謗君，蓋知如此措詞易於動公衆之聽也。且此輩對我亦然。每值集會之時，吾嘗言及神並告以未來事，若輩皆笑我而目爲狂人。然吾之所言固語語皆驗，須知若輩不過嫉妒君與我而已，吾儕不必自餒而當與之奮鬪。

蘇 歐雪佛洛君，吾意若輩之誹笑不發生若何影響。蓋在雅典人中，有人焉雖公認爲智者而設其人，不將知識分授於他人，則無人注意及之。苟其人竟欲使他人同爲智者，則雅典人必羣起而怒視之矣，誠如君言，其怒視或出於嫉妒，或出於他因。

歐 吾未嘗以此事而試覘若輩對我之愛憎。

蘇 吾固謂君不出此，因君素沉默寡言，不欲將知識分授於人。顧吾則有此習，恆願傾其所有以授于人，且苟有願傾聽吾說者，縱使吾稍稍破囊亦無所惜。因此雅典人遂視吾爲好多言者矣。若如吾所言，今若輩僅譏笑我，一如君言若輩向君譏笑者，則譏笑竟鬧至法庭，如是消磨時間，寧非趣

事！惟恐若輩認真，則其結果，君爲預言家，必能預言如何矣。

歐 蘇格拉地君，吾意控訴之結果將歸於無效，行將見君勝訴猶吾之自信必勝。

蘇 歐雪佛洛君，君之訟事爲何爲原告乎，爲被告乎？

歐 吾爲原告。

蘇 所控者爲誰？

歐 吾果告君爲誰，則君將目我爲狂人矣。

蘇 豈君所控者，已早不知去向耶？

歐 否，其人已年老，不能逃去。

蘇 然則其人爲誰？

歐 是卽吾父。

蘇 君之父耶？噫！

歐 然。

蘇 然則控渠何事？

歐 控渠殺人。

蘇 歐雪佛洛君！嗟乎！甚矣世人於如何爲正當，殆未深辨也！凡能爲非常之舉者，其人必爲非常人，必有突長之智慧。

歐 吾亦云然。

蘇 吾意汝父所殺之人，必係汝之親戚，吾敢斷其必然；因苟爲路人則汝決不起而控之。

歐 蘇格拉地君！君之分別親戚與路人，吾則認爲未妥。蓋既目睹其行凶，無論受害者爲何人，必告發，則自身始能脫卻干係，倘不告發，其玷汙也同。真正問題乃在死者是否應死。倘死者而罪有應得，則汝於義可置之不問。倘死者而不應死，則行兇者雖與君同屋而居，同桌而食，亦應訴之於法。至於吾事，則死者乃貧人，役於吾家，當其在田間作工，田在那克索（Νακος）島，一日大醉與吾家某僕口角，繼竟殺之。吾父聞知即將渠縛之而投諸溝中，乃派人赴雅典詢神籤解釋者（註五）應如何處置。此時吾父卽不復措意，蓋其人旣爲兇手，縱死於溝中亦無傷也。不意其人竟死，因旣受

網縛，復迫於飢寒，遂不及待使者之還矣。今吾父及吾之家屬皆怒我干預此事，起訴於法庭。而謂吾父實未嘗殺此人，且謂即使爲父所殺，則死者原係一兇手，吾亦不應干預此事，因爲子而控其父是大不敬。蘇格拉地君！於此可見若輩實不明神之律令上所謂「敬」與「不敬」也。（註六）

蘇 噫！歐雪佛洛君！君其以爲於神之律令，孰敬孰瀆，悉明其義，竟至自信雖控父而仍不懼涉「不敬」之愆乎？

歐 設吾於此等事而無確切之知識，則吾視一班人何能爲特出耶？須知吾之長處卽在於此！

蘇 難得哉吾友！吾奉君爲師矣。吾將於未與梅賴陀對質以前，向渠挑戰，告之曰：關於神之事嘗引我注意。渠因此責吾將於神有所革新謂爲不當，則吾又告之曰：吾乃君之弟子也。吾當再指渠而告之曰：『梅賴陀！苟汝承認歐君深諳此道且所持見解爲正當，則汝亦當承認吾之言行亦爲正當，而不應控我於法庭；設汝不贊成歐君，當首控渠，緣渠固吾之師也；控渠以敗壞老人之罪，卽誘惑吾與控告其父是已。』倘梅賴陀不應吾之詰問，不將控吾者移以控君，則吾不難於法庭上仍以此意與之辯難也。

歐 君言誠然。設渠欲控吾，則吾必能摘其謬；法庭上詰斥於彼者必較對我爲多。

蘇 吾友乎！吾正知此，故願爲君之弟子。就吾所知，殊未嘗有人注意君，卽梅賴陀亦未嘗注意及君。惟其銳眼則立能及吾，乃控吾爲不敬。吾故求君語吾以「敬」與「不敬」之性質究竟爲何，例如見之於殺人或其他瀆神之事，以此固君所自詡爲知之有素者。試問敬之爲敬是否，在每一行爲中皆爲同一？又「不敬」是否永爲「敬」之反面？且是否止一「不敬」之概念可以概括一切不敬之事？

歐 當然如是。

蘇 然則「敬」爲何，「不敬」爲何？

歐 如吾之所爲卽是「敬」。吾意卽謂凡遇行兇、瀆神，或犯相似之罪者，無論其爲汝父母，或爲他人，當起而控之；非然卽爲「不敬」。蘇格拉地君！吾今所行卽將吾言示君以實證。此種證明吾曾示之於他人。吾所證者在示人以一種原則：卽無論何人犯不敬者不可不受罰。彼若斯（Zelus）神者非世所視爲諸神中最尊貴而最正直者乎？然而世固許其縛執其父（克羅諾斯 Kronus）

緣其父嘗逞兇欲吞滅其子，且其父亦嘗因同樣理由懲罰其祖父烏拉奴斯（Uranus）。（註七）
惟吾之控吾父竟干世人之怒。若輩之於神及於吾抑何矛盾若此！

蘇 噫！吾所以被控之理由其在斯乎？蓋世人告吾以此種神語吾殊難以置信也。人謂吾爲乖謬者恐卽緣此。汝熟悉此道，既認此種神話爲真，則吾亦將拋棄吾之疑心矣。吾敢自認於此實毫無所知。惟敢請君，誠實自誓以告吾，君果信此種神語爲真有其事乎？

歐 然，蘇格拉地君！且事更有奇妙而爲世人所不知者。

蘇 然則君真信諸神間有惡戰有爭執等事，一若詩人所言者及大藝術家所繪所彫者乎？寺廟中固多見之。其尤著者則爲特別大祭時（註八）攜至雅典城堡上之神袍，其上卽繡有此等故事。君真信此等故事皆爲確有乎？

歐 然，不僅此也。且尙有許多故事，苟君樂聞者，吾當告君。君聞之，必以爲奇。

蘇 吾固願聞，惟請俟諸異日暇時。今則先願君對於何謂敬之問題，予以簡明答覆。緣吾發此問，君迄未答，而僅言如君所爲——控父殺人——卽是耳。

歐 吾所言皆實。

蘇 此誠然。君亦認尙有其他行爲可名爲「敬」者乎？

歐 有之。

蘇 要知吾所請問於君者，非欲君舉二三實例，乃望君明示以敬之所以爲敬之要義。君不憶君曾言有要義藉此可明，凡「不敬」之事所以爲「不敬」，凡「敬」之行爲所以爲「敬」乎？

歐 吾憶之。

蘇 然則請卽告我此要義爲何，使我得有標準，持以衡量一切行爲，無論君之行爲抑任何人之行爲，於是我得斷然曰：如此如此之行爲方爲敬，而如彼如彼之行爲則爲不敬。

歐 果樂聞者，吾當有以語君。

蘇 固所願聞。

歐 君其諦聽。凡見好於神（卽爲神所眷）者是謂敬；凡見惡於神（卽爲神所棄）者是謂不敬。甚善，甚善！君今已予吾以正欲得之答案矣。君言之內容究竟是否真理，吾此時尙不敢斷定，然

吾知君必將有以證明之。

歐 當然。

蘇 然則吾儕可一按頃間之所言，凡人或物而見好於神者爲敬，凡人或物而見惡於神者則爲不敬，二者處於極相反之地位。頃間所言非如是乎？

歐 然，所言卽如是。

蘇 然則此言果得當乎？

歐 然，吾以爲此言得當。

蘇 甚善！然吾儕不曾又言諸神互相間有仇恨有忿怒有爭執乎？

歐 然，曾亦有此言。

蘇 然則仇恨與忿怒之起究起於何點，所見不一致乎？例如吾二人對於一數目，我謂多而君謂少，吾儕因爭執而變爲仇敵。然求諸於算術，其正確之數卽得，豈非爭執立可消滅乎？

歐 然。

蘇 又如物之面積，甲謂大而乙謂小，然一經以尺衡之，爭論必即立止。

歐 確然。

蘇 再如有時就物之輕重而所見不一致，然一經權量，豈非即可無異議乎？

歐 當然如是。

蘇 此外然則有何點所見不同，而非可如是解決，必激成忿怒，互相仇恨者乎？吾知君於一時之間未能答此。吾請言其一二。吾以爲所見不一致，而足以引起仇恨者，豈非關於是非，善惡，賢不肖乎？吾人豈非於此等事上所見未能一致乎？見解既不同，而又不能得滿足解決，其引起仇恨非由於此乎？

歐 然，吾人爭執之所由來，確如君所言。

蘇 賢哉吾友！試問諸神間發生爭執，其性質亦與此相同否？

歐 固亦如此。

蘇 依君所言，則諸神對於善惡，是非，賢不肖等所見各有不同；倘諸神間無不同之見解，則決不至

互起爭執矣。其然乎？

歐 君言誠然。

蘇 豈非諸神一如吾人莫不好其所視爲賢者，是者，善者，而惡其相反者乎。

歐 誠然。

蘇 如君所言，在吾人嘗有同一事焉，甲以爲是而乙以爲非，若輩於此發生爭辯，勢必繼以惡鬪。此說然乎？

歐 此說極確。

蘇 然有同一事焉，爲甲神所好，爲乙神所惡，是此事既爲神所棄，又爲神所眷矣。似如此。

蘇 歐雪佛洛君！由是以觀，是同一事也，可以稱之爲敬，亦可以稱之爲不敬？

歐 吾以爲當作如是想。

蘇 吾友乎！吾敢言君於我之問題，實未解答也。蓋吾未嘗問君何種行爲既可稱之曰敬，又可稱之